

许 昌 著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, vibrant orange and yellow sun setting or rising over a dark, rippling body of water. Three silhouetted birds, possibly seagulls, are captured in flight against the bright sky.

给朋友讲的故事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给朋友讲的故事

许 昌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2000·深圳

责任编辑：苏家捷
文字设计：李君川
封面设计：段昌兵

给朋友讲的故事

许昌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发行
深圳市中信邦（重庆）公司印刷
开本：1 / 32 开本 规格：850x1168 插页：3页 印张：4.5
2000年10月第一版 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字数：78千字 印数：1-2001

定价：11.80元

宁静的回眸（序）

●阿炳

一本书印出来，就是让读者来看的。书写得好与坏，全都由着读者诸君的性子来，读者花钱买下了这本书，同时就买下了对这本书评判的权利，再高明的作者都是不得不尊重读者的这个权利的——《给朋友讲的故事》这本书的好坏，读者读完了便可以自己去拿主意，完全用不着我在这里唠叨。

我想说的是，我的朋友许显昌是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，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。当然，我更想说的是，许显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正是中国文坛热闹喧哗的时候，一篇小说一首诗歌甚至一个文学口号，就会抬举作家诗人抑或一个文学掮客一夜之间天下成名。那时候，文学成了社会的最主要的时尚，以至于成了漂亮姑娘和喜欢

虚荣的岳母们择夫选婿的标准。在那个浪漫得有些滑稽、繁荣得有些虚假的有趣时段里，一拨又一拨年轻的或并不年轻的人物一脸深沉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，茶馆酒肆里通宵达旦飞扬着文学的激情……文学成了一块磁铁，稍不小心，你就会被吸附成了一个“作家”或者“诗人”从而沾沾自喜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我的朋友许显昌就是一个例外。那时候，他刚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出来，被分配在县城里的教育行政机关的办公室当打字员。那时他很年轻，心灵手巧，做什么都是一学就会，一会就得心应手，加上自己沉默少语的性格和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，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单位上下一致的良好口碑。他也喜欢文学，工作之余读一读沈从文、马尔克斯、福克纳之类。他很懂得把握分寸，把自己对文学的喜爱限制在业余爱好的范围内，把文学仅仅当做提高自己素养的一个项目而不去痴迷。他明白喜欢文学与去做一名名符其实的作家其实是两码事，他又偏偏是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，所以，他对嘈杂的文学时尚始终能以淡然之心视之。那时候，他也结识了几个文学圈里的朋友，恰好朋友们的手里正在筹办一本文学刊物，受了朋友们的怂恿，他试着写了一个短篇小说，朋友们看了大吃一惊，都说不动声色的许显昌居然还能写出如此可看的小说，于是便把它发表了出来——这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做《给朋友讲的故事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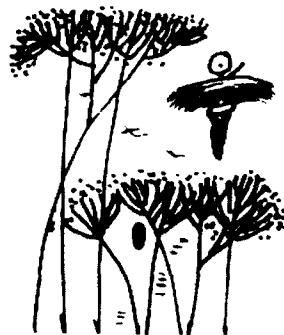
接下来，一篇接一篇的小说、散文便顺理成章地写了下来。其间，岁月开始溶进了许多内容——工作单位的变换、成家生子、人生阅历的丰富多彩、社会环境的千变万化——有一样却是一成不变的，这就是他一直固守的平静的心态和处事不惊的性格。工作、家务之余，如果碰上有了艺术的感觉，便仍是不事张扬地把它写出来……这样的状态，很是让搞文学的朋友们羡慕，觉得并不去刻意追求的东西，才显得真正地自然和鲜活。

——现在，当文学成了被人嘲笑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许显昌却准备出版自己的小说散文集，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多少有些出人意料。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出书泛滥成灾的多灾期，出版业象一只失去控制的水龙头，哗啦啦毫无节制地流淌出来铺天盖地的叫做“书”的玩意儿，谁只要有几把多余的钞票，谁就可以将留言条、请假条之类的文字汇集成册堂而皇之进行“出版”，然后不知羞耻地侵占新华书店的书架。难道我的朋友许显昌也耐不住寂寞了吗？不是的。我的朋友许显昌本质上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（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）。当我细心地读完了他自编的文集里的每一篇作品，我便从字里行间里读懂了他出书的目的——回眸过去的岁月，怀念逝去的、值得留藏在心中的痕迹。说真的，证明一下自己拥有多种才能（能写小说、散文而且还写得不坏），这种动机，虽说不上伟大，却起码不失于淳朴。

收进文集里的作品，多是对家乡的怀念。在许显昌声色不露的娓娓叙述中，我们能够聆听到一颗胆怯而又炽热的心灵在跳动。胆怯是他生活窘困的少年时代烙下的深深的伤痕，炽热是他的母亲、姐姐等亲人巨大的慈爱在内心点燃的光焰。对一个有责任感和自信心的人来说，漫漫的人生道路上，胆怯能够转化为对故土的敬畏，炽热能够蒸发出对社会、对事业、对亲人强烈的责任心并把它付诸于实际行动。

这就是许显昌。

二〇〇〇年六月于黔江





作者简介

许昌，原名许显昌，男，土家族，1963年出生，大学文化，当过打字员、文化干部、人事干部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，现从事秘书工作。

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收集、整理、研究，编有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间故事》、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间歌谣、谚语》二书（与人合作）。《给朋友讲的故事》系作者第一本个人综合文艺作品集。

责任编辑：苏家捷
版式设计：李君川
封面设计：段昌兵

GEI PENG YOU JIANG DE GU SHI

目 录

宁静的回眸(序) (1)

小 说

小河静静流 (3)

给朋友讲的故事 (16)

古 杏 (28)

古 树 (36)

冬 雪 (47)

那个夜晚 (6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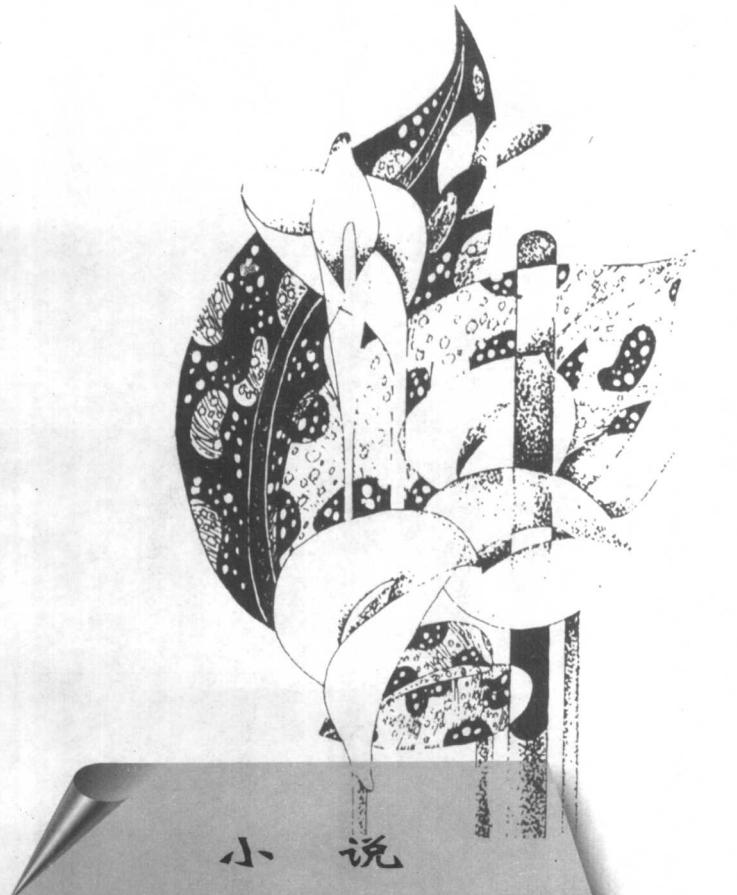
散 文

一个叫龚滩的地方 (73)

阿蓬江畔的生活.....	(77)
水井.....	(79)
在凤凰问路.....	(82)
乌江边有个憨阿炳.....	(85)
母亲的雨.....	(88)
在彭水臆想睡美人山.....	(90)
歌谣中的人生.....	(92)
牛奶子成熟的季节.....	(94)
游泳.....	(9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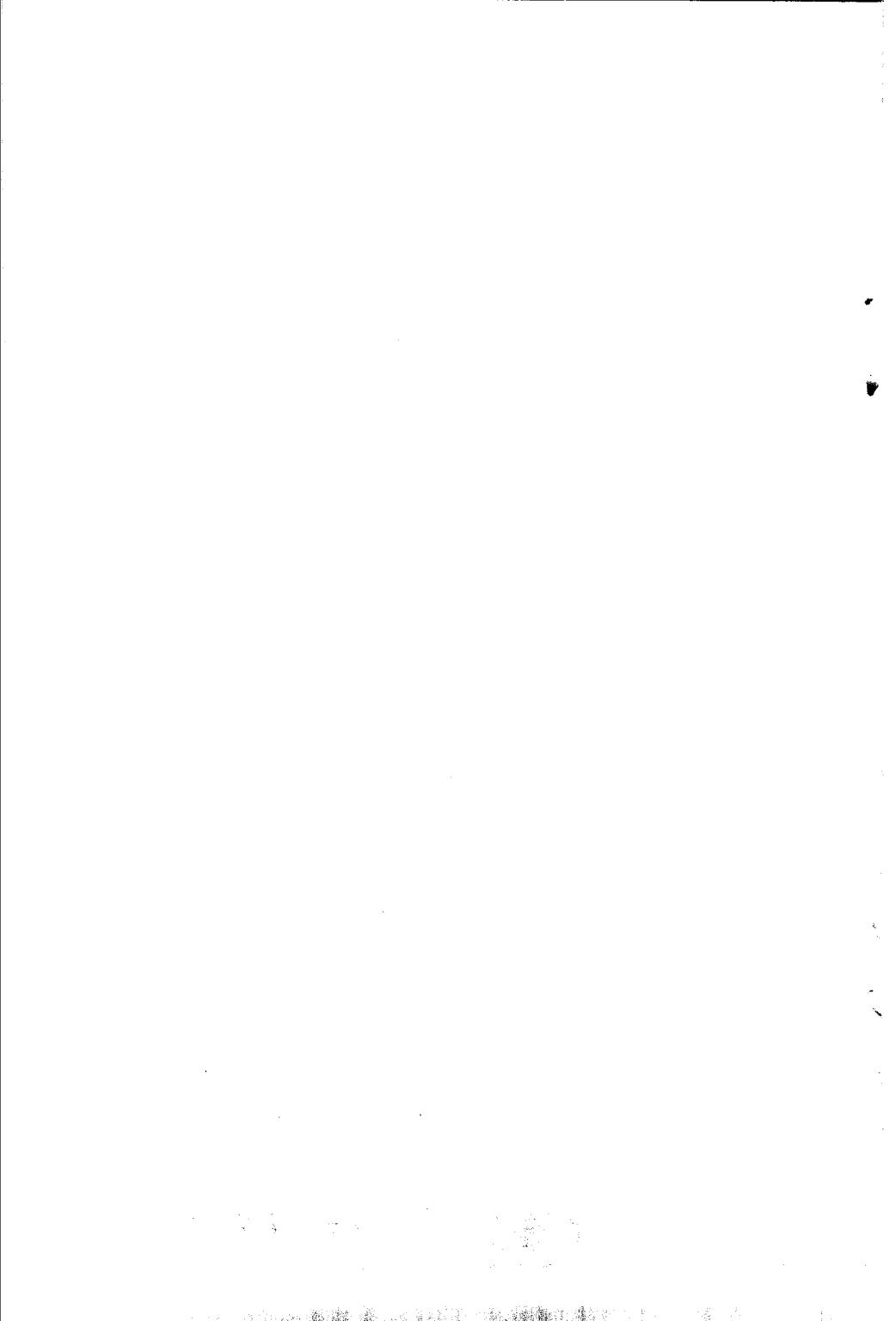
报告文学

盛开的油茶花.....	(103)
难忘那个年代(后记).....	(120)



小 说

他们进入那个峡谷吧。那些深沟沟壑上面布满了枝叶繁茂的灌木，有一条细长的小河在灌木丛中蜿蜒流过。母亲也随手拿出她的围裙，把她的手绢塞进她的围裙里，然后继续上路。她走得很快，一直不停地走着，母亲快步走着，从悬崖上滚落下来的一块大石头撞倒了她，她向后退了一步，摔倒在灌木丛中。她跌倒了，躺在灌木丛中，她感到非常痛苦。她用手擦去脸上的血迹，不小心把脚扭伤了，她疼得直叫唤。她用手擦去脸上的血迹，不小心把脚扭伤了，她疼得直叫唤。她用手擦去脸上的血迹，不小心把脚扭伤了，她疼得直叫唤。她用手擦去脸上的血迹，不小心把脚扭伤了，她疼得直叫唤。



小河静静流

夜。

黑夜象一个巨大而残破的罩子，笼住了整个石桥沟及石桥沟以外的世界，从那罩子的破漏处不时窜出一点光线，不大精神人的眼睛样懒洋洋地眨动着……

好深奥秘在黑暗中，从不太亮的光眼中泄出的只是浅浅一部分，不定能吸引人。

从三尖背大山上向下俯视，三三两两亮光中一条蛇一样的白带，是石桥河。外边象一只倒扣着的船的小山，叫困龙山。

石桥河从船尾流向困龙山外的阿蓬江。在三尖背腰部有些嘈杂有些喧嚷的地方，是一个院子，叫凼凼户。是说石桥河古怪蜿蜒得象凼凼户的妖艳女人，还是说凼凼户的妖艳女人象蜿蜒的石桥河？是石桥河的古怪孕育了

GEI PENG YOU JIANG DE GU SHI

凼凼户古怪的男人，还是凼凼户古怪男人影响了石桥河？

这些都无关紧要。紧要的是凼凼户有个古怪男人和妖艳女人的故事……

二

黑夜盖定的石桥沟，被几点零散的亮光装点得苍凉、辽远、博大、深幽，若不是一声两声喊牙痛的肥狗叫唤，凼凼户便象沉入深水中的一幅剪影，使人想到宁静、幽远，于是便让人遐想、猜测……

——尽管白费心思。

小院虽无为外人道的故事，但在那奇特的吊脚楼中是有古怪故事的：多多少少，大大小小——因为那里住着古怪男人和妖艳女人……

凼凼户是一个小洼，地势象一只斜搁在灶头泡酸菜的木盆。人家住在盆周，房屋多是五根木柱举起的吊脚楼。只在盆右舷的底部有一列七柱三间的木屋。木屋头上还是照样压着立五根柱子的吊脚楼。

木屋里有个古怪男人。

吊脚楼中有个古怪男人和一个妖艳女人。

木屋的灰瓦在些微月光下放着蓝幽幽的光，灰暗的。屋脊压着几块白色的石板。木屋靠吊脚楼的灰瓦丛中，露

出一方黄黄的灯光，使人联想起白天，从额上吊脚楼瓦脊上射下的阳光从那一方亮瓦投进木屋的情景——白白的一柱，有些微的尘埃飞扬，有蓝色的叶子烟云飘散，有躺着的想办法出去挣钱的坚毅的脸 布满黑星星的胡子，亮着未退“火候”的眼睛……一个古怪单身汉的一切。

他有过未过门的媳妇，但被人夺走了，那女人至今仍想他……

从木屋男人床头的窗格中向外望，可看到上边吊脚楼两块黄色的亮光，象两块拉近距离的八点七五毫米电影机的银幕：电压不足，上边不时有一个影子晃过，也只是崇崇虚影。那是两块镶了疤的旧报纸糊成的窗，使人想到小木格中的层层灰垢和厚厚浆壳……

三

“出去？哼！屋里的事都没做完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有猪草没宰，铺没牵好！”

“……”

……

“那好，你先陪我……睡一觉再出去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吊脚楼的木门“哐啷”响了一声，接着是急促而沉闷

的脚步声。石级是用青石板搭成的，在淡淡的月光下泛出青幽幽的光。

“回来！你黑灯瞎火的跑到那里去……”

忽然，沉重的脚步陷入了最后一级台阶。她在那里仰头翘望吊脚楼瓦角挑破的云天，及零散的如碎玻璃一样的星子。从黑瓦角跌落下来的“吱吱”黑影在浑浊的夜色中穿窜，挽起小孩嘻戏的长扫帚。

那黑东西能歇、能叫、能飞，屎是一剂良药。

凝固了的黑影被那只从衣里伸出的臃肿的手拉进了吊脚楼中。

“你不跟我……”

“你小声点好不……”尖脆的声音。

这时，是哪里传来一声悠长的喊声：

“你——回——来——没——”

女人的声音使凼凼户的人想起来：今天是赶干溪场。于是，躺在木屋里抽烟的男人想起：今天怎么不去大北营挑担洋芋种赶干溪场赚点零花钱？一丝后悔逐渐充满整间屋。

许是那出去做生意的男人没回来，山间一会儿便寂静了女人的回声，让那肥肥的狗叫“哐——哐——哐哐”地传得极远，激起近处的宁静。

“我不，我这歇不……”压低的声音。使人想起音高和音量大小没关系。